

七年蟬蜷伏尺壤之下，忍受無盡的黑暗，寒冷與陰濕；漫長的等待讓時間也沒了概念，只有冷漠的陣陣瑟音迴盪。彷彿凍結的寂寞，連呼吸都嫌激動得令人不忍再聽。

由於阿公的隔代遺傳，我的戽斗一直是家族工廠出品的正字標記。小學二年級那年，媽媽為了 我美麗的臉蛋，帶我使了矯正下顎的慢慢長路。初期，是咬合的正位。牙齒被果膠似的塑模包覆，不能言語，冰涼的鐵片抵著口腔內壁，我清楚記得製作模型時，塞滿口、喉……直攪腹腔的窘迫，而那只是前導。含著塑膠入睡不知道經過幾次月圓，媽媽欣喜於眼前的成效：我可以用上排牙齒笑了。殊不知夜夜束縛著我的頭套，讓我輾轉難眠。

每當夜晚降臨，我便爬回七尺地下。下顎骨不斷折磨我的耐性，衝撞我的忍受極限。切身的痛與焉熬隨著時間積成習慣，慣於忍耐，甚至會因一次的小偷懶而擔心明日就不復完美。天天，夜夜，年年。我等待拋開枷鎖的光明到來；等待中有一天不再為非人的綁縛所苦，而這一等，便是九年。

九年，能讓女孩變成少女，以能讓十八歲的生日馱袱沉重的期待。等待，在領的下緣劃上紅線，經年的壓抑隨之隱隱疼痛；忍那，是故意忽視日益變形凹陷的頭顱，以及不再光彩的自信。為何會如此害怕？我害怕一旦解開縛網，便會回到原來的自己；怕隱瞞多年的祕密被揭穿，怕漫長的忍耐與等待幻為泡影。

但我何其想念從前天真快樂又安於不完美的我？而現在的我，熬過刺骨之痛，這九年值得嗎？

七年蟬破土之日，必須爬到樹上褪下舊殼，等待風乾，等待一曲嶄新的明唱。是忍耐，為蟬冠上晶亮的羽翼；是等待，讓我明白不完美的完美，或者，根本沒有什麼是毫無瑕疵的。一個人的美麗與否、富足與否，在於自信、在於心靈，也正因人有如此多變而豐富的差異性，才能成就如此精彩的生命。但願我也能向七年蟬一般，勇敢堅毅；在忍耐與等待之後，迎風高歌。

二、回家

潘欣平

朦朧中，我依稀又回到母親的懷裡，旁觀阿爸與叔叔們熟練處理獵來的山豬；當年的祭典，長老黝黑的手為我戴上象徵成年的頸飾；原始林的溪澗低鳴，間或駢雜著原始獸類的低吼：

剎那間我從夢境清醒，墜落於冰冷的現實。今晚我在子夜的曼哈頓，窗外燈火璀璨。而明天，我將飛往何方？

我多麼懷念那所小小的、每天步行半小時才能到達的山中小學，那曾培育過阿爸和哥哥的簡陋校舍，總是裝不下天高地遠的夢想。國中的畢業典禮上，阿爸站在我的身後，堅毅地咬緊牙——他不能讓全部落最優秀的孩子埋在荒山野嶺！要出人頭地，就得到大城市去，就得離鄉背井！

於是我背起行囊，儘管不解卻獨自下山走入那另一個傳說中的世界。從省立女中到研究所，從惶然不安到老練世故，我成長，我學會，我漸漸冷卻了體內奔騰咆哮的獵人的血，安於被囚禁在這一幢幢灰色水泥的牢籠中，遺失了夢中淳樸的家園。

回家！穿著小學制服的我興奮地穿越黃昏的山林，如幼獸急於回歸溫暖的巢穴。回家。少女的我在社交與學業的雙重壓迫下，只能蒙著棉被，心底無聲地嘶喊。回家……如今，「家」之於我，還剩下什麼意義？

彷彿完全無法忍受這種模糊的定義，我匆匆更改行程逃離異鄉。

終於，我又站在這條蜿蜒山路的入口。身上剪裁優雅的套裝明顯與週遭環境格格不入，我踏出因高跟鞋而倍增艱辛的步伐，堅定一如朝聖。只要回家，我就能找到自己的根；只要重溫母語的搖籃曲，就不再夜半驚醒；只要深吸一口自然的土腥氣，近鄉情怯的心疾，就不藥而癒……

然而我怔忡了。

遇雨就泥濘滿地的山路已鋪上柏油；參差蓊鬱的樹林，全成了整整齊齊的人造林；水泥樓房取代了昔日的石板屋，不時飄出的配樂笑語我並不陌生，是俚俗的鄉土肥皂劇，天線與電纜將它們引入後山。

連在屋廊下戲耍的孩童們，講的都是標準的閩南語。

我的父親母親茫然的臉望向榮景不再的過去。傳統祭典與服飾只復見於教科書，當年族裡最勇悍的獵人皆垂垂老矣，誰還有力氣、誰還有興趣再乾一杯小米酒，唱一曲豪邁的戰歌！

我回家了。

我回家了……但是，這個失去了野性活力的部落，真的是我的家嗎？

放下的那一霎那，是轉變的瞬間，亦是決定輸贏的時候……。

戰況激烈棋賽中，我將棋子無聲息地放回棋盒裡，在等待對手片刻中，我抬頭看著天花板，感覺被拖進無垠無崖裡，深深倒吸一口氣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腦中隱約浮現出朦朧不清的影像：「昏暗的屋裡，一位耆老，專注的看著棋盤……」，黑與白的視覺衝擊，一直圍繞著我。

小時候，那一黑一白的影子就一直在出現在我生活中，父親下班回家後的例行公事，就是履行與那小黑與小白的約定——散步，而我常跟在父親左右，看到牠們與父親的感情交流，彷彿看到親人的疼惜與朋友的信任，看到牠們彼此的追逐互動，猶如鋼琴上黑白鍵的跳躍音符，無拘無束，原來牠們在家駐足等待一整天，只盼望那主人回來時的哪一剎那，多麼令人感動的約定啊！母親每天下班後，則是在白色宣紙上浸潤著的黑色墨汁，一張又一張地揣摩與描繪這些花草草，而這些花花草草在母親的筆觸，瞬時也變得栩栩如生，而我久久在旁，也耳濡目染地有樣學了起來，下筆的輕重、渲染的技巧，深深影響著我迄今的繪畫臨摹；黑與白之間的動與靜，已深深圍繞在我的世界，不知不覺地亦融入我心；此刻，另一個黑與白亦悄悄地走進我的世界。

課堂上，見識到黑白兩軍的短兵交戰，攻守進退，展現彼此的棋藝，感謝啟蒙恩師耐心與我對奕，教我心法，傳我密技，讓我棋藝突飛猛進，得以代表學校對外比賽，最後一場關鍵比賽，對奕途中感覺對手棋力超越我很多，知我下一步棋、攻我角落空地，心中暗算『糟了，此盤應該是輸了』，然對手可能輕忽大局已定，不幸下錯一步棋，讓整局的棋勢由盈轉虧，種下敗因，最後我僥倖獲勝，自此讓我對圍旗，更是樂此不疲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對圍棋體會更深，因為棋盤變化高深莫測，奇妙難懂，有時最簡單、最普通的佈局、可將複雜棋局迎刃而解。黑白兩軍相間的戰亂中，有時下對一顆子，可使整個局勢扭轉，有時走錯一步路，亦有可能全局皆輸。圍棋的奧妙在於戰術中的環環相扣與想法中的步步為營，常常感覺下得似乎十分得意，下一步時，驟然驚覺自己已深陷森林樹叢中，動彈不得，局勢有如川劇變臉，瞬息萬變，輸贏往往無法掌握，尤其在連續輸幾場棋後，使我對棋開始產生疑惑與不解。